

小儿难养？NO！难的是丈母娘和婆婆的争娃大作战。裸生悲催？NO！悲催的是结婚后暗恋对象穷追猛打。

心晴坊
女性新阅读

流
年
纪

裸生

生娃这件小事



唐欣恬／著

同名电视剧
火热筹拍中

最接地气的新手小夫妻育儿记

文笔麻辣诙谐，媲美六六、张小娴



原本他们甜如蜜的爱情是否能战胜
生活中的鸡飞狗跳？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裸生

生娃这件小事

唐欣恬/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裸生：生娃这件小事 / 唐欣恬著. - 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社，
2014.10

ISBN 978-7-5059-9202-3

I. ①裸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33618号

裸生：生娃这件小事

作 者：唐欣恬

出 版 人：朱 庆

终 审 人：张 山

责任编辑：王小陶 褚雅越

封面设计：龙 梅

复 审 人：邓友女

责任校对：傅泉泽

责任印制：周 欣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，100125

电 话：010-65389149（咨询）65067803（发行）65389150（邮购）

传 真：010-65933115（总编室），010-65033859（发行部）

网 址：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 - mail：clap@clapnet.cn yayue1570@126.com

印 刷：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
装 订：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：710×1000

1/16

字 数：300千字

印 张：19.5

版 次：2014年11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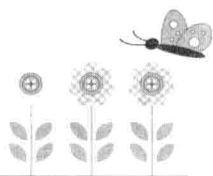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：ISBN 978-7-5059-9202-3

定 价：2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录

CONTENTS



第一章 新妈上岗 /001

唐千贝最爱佟铮握她的手腕，佟铮掌大，指长，那种被暖暖包围、被牢牢扼制的触感，会令唐千贝小鸟依人。

第二章 筹钱创业 /020

佟铮说：“没辙。她没嫁给我的时候，是有大队人马追她的。嫁给我了，就剩我这单枪匹马了，我不惯她谁惯她？我不惯她，她还不得从天上掉泥里？”

第三章 爱意更浓 /047

古人云，伸手不打笑脸人。所以佟铮认为，能让他“解决”徐路遥的法子，是少之又少——他只能更爱唐千贝。

第四章 统一战线 /063

唐千贝又朝佟铮怀里钻了钻：“至少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你一定要和我统一战线，不然别说夫妻生活了，我们怕是连生活，都让这生孩子给生没了。”

第五章 温柔守护 /084

佟铮是支持唐千贝的，他不是唯她命是从的小男人，他是不能……让她难过。让自个儿女人难过的男人，不叫男人。

第六章 娃儿生病 /103

这是第一次唐千贝爱佟铮爱到了骨头里，因为这个男人不单单值得她爱，更是她的支柱。有他佟铮在，她唐千贝便不可能倒下。

第七章 惨遭骗局 /123

这会儿地和他和颜悦色，但这和琴瑟和谐截然不同。他的“佟话”，像童话一样美好，令他流连忘返。而她独自困在现实中，困在充斥着欺诈、无奈、孤独且拮据的现实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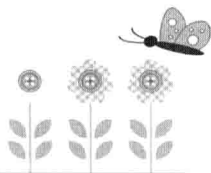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章 情比金坚 /142

若是没有唐唐，即便浪迹天涯，唐千贝也一定随着他去，所以，佟铮给唐千贝的话，不是空话，买就买，谁怕谁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

第九章 被人牵制 /161

若不是生下了佟佳唐，她唐千贝仍可以和佟铮举案齐眉，来一场又一场说走就走、说不回就不回的旅行，两袖清风，只管今朝，不畏来年，共沐爱河，直到白发苍苍……

第十章 情感危机 /182

这一夜，佟铮就在面包车里坐了一夜。而唐千贝就在距他不足五十米的马路牙子上，一样是坐了一夜。大雾，能见度低到令人发指，他不想见到她，于是就真的没有见到她。

第十一章 同床异梦 /207

假如有一天我为佟铮连命都不要了，那一定不是因为我爱他，那一定是因为他是老公，是我女儿的爸爸，是我的家人。这就是责任，远远比爱情更伟大的责任。

第十二章 终需一别 /227

佟铮和唐千贝走出来，没有狠话、眼泪、拳打脚踢，也没有拥抱、握手、互道珍重，他们一无所有，便分道背对背地走掉了。

第十三章 难以忘怀 /246

佟铮的脑子里全是唐千贝，旧时的也好，如今的也罢，当他是天神的也好，弃他如敝屣的也罢……他一闭眼，就有一种要溺水的痛，四面八方，全是唐千贝的眼泪。

第十四章 追求无果 /265

佟铮，你自私，你自以为是，你需要我们需要你，但你又从来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！所以我们不需要你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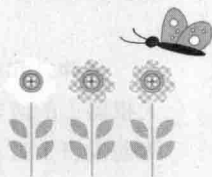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五章 奶爸来了 /283

一波三折后，佟铮自然是不负众望，载誉而归。唐千贝又去了火车站，人头攒动中，她永远能一眼找到佟铮，永远能。

尾声 白头到老 /300

传说中，但凡是佟铮和唐千贝住过的每一套公寓，都受到爱神的庇护，之后再住过的每一对情侣都能白头到老。





第一章 新妈上岗

唐千贝最爱佟铮握她的手腕，佟铮掌大，指长，那种被暖暖包围、被牢牢扼制的触感，会令唐千贝小鸟依人。

北京京良医院妇产科诊室。

尤主任的十指在唐千贝浑圆的肚皮上精准又好似随性地按了按：“入盆了，头位。回去别懒着了，爬爬楼梯，说生就生了。”

“尤主任，B超照出来的这小玩意儿才六斤，不难生吧？”唐千贝练家子般地翻下床，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比画着，“六斤……也就这么大一坨吧？”

尤主任已经翻着下一本病历了：“昨儿个我们这儿顺了十一个，人均七斤半，你说六斤的好不好生？下一个。”

唐千贝好比吃下一颗定心丸。她是铁了心地要顺产，一定要顺，不到人命关天的时刻，绝不动刀。唐千贝说了，花个万儿八千的开膛破肚，有病啊？花钱倒是其次，关键是疼人。

就好比吃煎饼果子，有人不放葱花，有人不放香菜，各有各的死穴，唐千贝抗拒着“解剖”，一心要保全肚皮，于是无视了骨盆的痛。

在唐千贝张嘴闭嘴管剖腹产叫“解剖”后，尤主任发话了：“都快当妈了，着点儿调吧，行不行？记我一句话，生孩子好生，难的是养。”

难的是养？唐千贝故弄玄虚地摇了摇食指。

由唐千贝和佟铮这两棵80后独苗所孕育的二代至尊独苗，可是双方父母大人左一个“拜托”，右一个“烦请”，请他们生，他们才一时拗不过，咬咬牙，勉为其难答应生的。所以，即便说生养孩子是一场长跑，那也必然是一场接力长跑。首

先，佟铮是第一棒；接着是唐千贝，自冬天开始呕吐，至春夏发福，终于跌跌撞撞冲到秋天，只要站好生产这最后一班岗，但凡一出了产房，那她便是交出了第二棒；而第三棒，总会有人接的。或者，与其说有人接，不如说有人“抢”。

佟铮，和广大的80后青年“大同大异”。大同的是，他是这大千世界中，诸多大机器上的诸多小零件之一；而大异的是，他之所以能屈能伸地做了小零件，是因为他爱唐千贝。这么说，不是说不爱唐千贝肚子里的那块肉，就事论事，他二十有六，还小，而那块肉一直无影无形的，所以说“爱”它，太虚。归根结底，他对唐家让步，是因为他爱唐千贝。

深爱。

佟铮是学美术的，毕业后一入装潢设计，如鱼得水。

但唐家说，为了下一代的先天健康，他这行是改也得改，不改也得改。对唐家两位家长而言，装潢设计等于装修，装修等于下工地，下工地等于甲醛过量，这么一来，民工佟铮的精子是会有毒的。

所以，佟铮让步，去了机关单位。

如今，爱不难，难的是为了爱让步，这便是佟铮的大异，且难能可贵之处。

下午五点整，佟铮关了电脑，拿屏幕当镜子，抓了抓头发，想要第一个下班，结果被同事大刘截住了。佟铮二话不说，递给大刘一个文件夹。大刘翻了翻，要挑刺儿似乎又挑不出来，只得合上：“小佟，今儿又有事啊？一到下班点儿你屁股就长刺儿。”

“不是有事，是没事，没事可不就下班了？”

佟铮个子高，一米八几，腰杆又直，害得大刘几乎是踮起了脚，方可在他耳边窃窃私语：“没事也可以加加班啊，头儿的眼睛，过了五点尤其雪亮。”

大刘是好心，可惜佟铮把人家的热心当驴肝肺：“呵，这是所谓的企业文化吗？可惜，伪的。加班？为什么要加班？不外乎两条，一是上头统筹不力，二是下头能力有限，请问这两条哪个光彩了？至于没事找事的加班，就更是司马昭之心了。放眼人苹果公司、通用汽车公司、JP摩根公司，又有哪家是仗着员工加班跻身500强的？相反，每天一到下班点儿，人还放音乐敬告员工Go home吧，人那是真正的企业文化。”

大刘吃了瘪，拂袖而去：“走后门儿‘乱入’的就是有底气啊。”

寿星最大。

佟铮挑了家老字号的火锅店，给唐千贝要了杯橙汁，鲜榨的。一般来说，老字号的店，鲜榨的也就豆浆，但佟铮对吃一丝不苟，且是这儿的常客，来的次数多了，这点儿小后门，人也就给他开了。

这火锅店用的是炭火铜锅。佟铮说了，吃，就得吃原汁原味的，有讲儿的。

电磁炉？那高科技也就煮个方便面，承载不了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风情。而且，佟铮一向对五花八门的食物不感冒，就点些牛羊肉、白菜、豆腐，再来俩烧饼，足矣。经典之所以是经典，是因为它好。

佟铮掏出一包苏烟，碍于孕妇唐千贝，不能抽，只能拿着把玩：“二十七了。”

唐千贝滋滋地吸溜着纯天然橙汁：“老了？Come on（拜托），真老了的，都绝口不提‘老’字，只有小毛孩子才会一口一个‘岁月催人老’。佟铮，你绝代风华。”

穿着尖头靴子、才跺进火锅店的马琳达，一眼就看见了唐千贝和佟铮。

说真的，她唐千贝真不是一等一的美人儿，不过是条儿正，皮肤白点儿，俩大眼珠子有那么点灵气，但她鼻子不挺，下巴不尖，嘴唇说嘟不嘟的，没一点儿媚态。再说他佟铮，不过是个儿高，腿长，有对英俊的眉毛，右边嘴角比左边略高那么一毫米，是有点勾人心痒痒的戏谑相……马琳达撇了撇嘴：这俩大凡人，怎么就这么抢眼？

唐千贝伸手：“马大姐！迟到了啊！”

马琳达一屁股坐在唐千贝对面，整个人散掉：“迟到？我能到就万幸了好不好？高峰时段，能从地铁一号线上活着下来的，那绝对是一文武双全的人。2013年的今天，我还有幸目睹了一哥们儿重施老掉牙的故技，车一来，他大喊大叫：‘哎？谁钱包掉地上了啊？’结果，新人类没一个上当的。你们评理，那哥们儿是火星来的吧？到今天他才大彻大悟——钱包怎么可能阻挡地球人挤地铁的脚步？”

马琳达是唐千贝的头号闺蜜，但说是头号，后头也没二号了。闺蜜这东西，一个足矣，多了那叫朋友，叫泛泛之交，有等于没有。马琳达和唐千贝大学同窗四载，后来共事两年，马琳达是唐千贝所在的基金公司——不，所在的前基金公司市场部的白骨精，嘴里生的那是两排钢牙、一条毒舌。

而对于唐千贝而言，大好的公司之所以变成了前公司，用她的原话说，是因为“她不要虚度今生”。

马琳达掏出手机，扫了眼朋友圈：“所以说，没钱、没品质，活在天子脚下又如何？哼。”

“好在，我有房就等于有钱，有车就等于有品质。”

“我的唐大千金小姐，租租租……租的房它不叫房。”下一句，马琳达则直接抛给佟铮，“面包车，它也不叫车。”

唐千贝斩钉截铁道：“我们这叫稳扎稳打。方栋梁人呢？”

“象征性地加会儿班。”

佟铮调侃：“果然是红遍大江南北的企业文化。”

将孕妇唐千贝托付给马琳达，佟铮拿上烟，去门口抽上两口。

唐千贝发话：“姓马的我警告你啊，我们佟铮是厚积薄发，你那一身的铜臭，还有那偷袭你们方栋梁的绵里针，在我们佟铮这儿就省省吧。”

马琳达龇牙：“哼，护犊子。”

马琳达一伸手，叫来服务员，说：“给我也来个鲜榨橙汁。”服务员笑得像哭，说：“Sorry啊美女，刚刚佟哥说了，不让我们给您鲜榨，我们……我们不敢得罪佟哥啊。”

唐千贝大笑。

马琳达一张俏脸拉得真像马大姐似的：“佟铮啊佟铮，真有他的啊，一点亏不吃的？唐千贝，他可真用不着你护着。”

佟铮掐熄了烟，又在门口等了等，方栋梁才姗姗露面。

方栋梁是山西人，和马琳达好了七年了，但七年会痒？不不不，一贯作威作福的马琳达，一向令方栋梁痛彻心扉，痒？那太便宜他了。

最初，方栋梁一说他是山西人，马琳达立马两眼一抹黑：煤老板的后代！后来，马琳达屡屡逼问方栋梁：“说，你到底是不是富二代？装劳动人民考验我呢吧？”方栋梁就随着她说：“真没准儿，抠抠搜搜过了二十多年，是我爸考验我呢吧？”可惜，玩笑终究是玩笑。

马琳达是爱方栋梁的，一样是深爱。

方栋梁圆头圆脑，五官秀气，蓄平头，从小到大没人夸过他帅，包括马琳达。方栋梁还瘦小，该窄的地方窄，该宽的地方也窄。他力薄，搭火车、乘飞机、举行行李箱的时候往往还得马琳达搭把手。他嘴巴不甜，手段不硬，过得不好不坏。七年，追求马琳达的人远远不止十七个，但马琳达从没动摇过，这个中原因，无非就一个“爱”字。

论外在，马琳达比方栋梁强。她时髦。别人一水儿的长发及腰时，她咔嚓就剪了短发。台湾有个叫小S的天天自诩是短发的始祖，哪儿跟哪儿啊？别人把头发拉直，马琳达就烫卷；别人烫卷，马琳达就弄了个爆炸头，将头发高高地束起，像条大尾巴狼。也就是她马琳达了，个儿虽比人国际名模矮上二十公分，但脸绝对是人国际名模的骨感脸，不然真驾驭不了这发型。

那厢，马琳达因为没捞到鲜榨的橙汁而和佟铮针尖儿对着麦芒；这厢，唐千贝对着方栋梁没话找话，哪壶不开提哪壶：“又加班了啊？”

方栋梁耸耸肩：“唉，领导一句话，光钟点我就得搭上三个小时。”

佟铮撇下马琳达，加入这厢：“何必？你干得好，会威胁到领导；干不好，领导回过头威胁你。这腹背受敌的，还不如去做豆腐——稀了是豆腐脑，硬了是豆腐干，臭了就当臭豆腐。即便有一天做不下去了，还能一头撞死在豆腐上。”

唐千贝一震，分不清是胎动导致了肝儿颤，还是肝儿颤导致了胎动。

唐千贝不是个太精明的人，或者说她的那点精明，更像是“敏锐”。这是她最大的优点。事情不论好坏，别人还不知不觉着，她就先知先觉了：今几个的佟铮……可有点浮躁。

“生快！”马琳达敬酒之意不在佟铮，而在方栋梁，“顺便祝我的栋梁，我爹妈标在我脑门儿上的价儿，我预祝你能一举拿下。”

每对情侣之间，都有谎言。

男人说：我爱你至死不渝，你最美，我Ex（前）女友个个平胸、大饼脸，加一块儿不及你一根汗毛；女人会说：人家真的不认识Teacher（老师）苍，人家只谈过两次恋爱，只把自己交付过一个男人，且不和谐……

而马琳达和方栋梁之间的谎言，走的是另一个路数。马琳达脑门儿上的明码标价，表面上是房子、车子，而扒光了，是赤裸裸的一串数字。

马琳达和方栋梁，最比不上唐千贝和佟铮的，就是他们是外地人，所以，马琳达要移民，投资移民。马琳达不能接受她的孩子，将来被打上“外地人”的标签而低人一等。不谈污染，不谈食品安全，她要她的孩子接受比北京孩子更好的教育，她不要自己终生呕心沥血，只让她和方栋梁的结晶窝在北京的一块豆腐里，她要先苦后甜，让那小生命奔跑在带花园的大House（屋子）里。

但方栋梁说：全国十几亿的外地人不都活得好好的吗？方栋梁说：金窝银窝，不如自个儿的狗窝。

马琳达不和方栋梁硬碰硬，她“栽赃”了她爹妈，说没房、没车，她爹妈是绝不准她裸着嫁给方栋梁的。马琳达的小算盘是这么打的：先赚钱，赚大钱。投资移民可不是个小数目。

方栋梁苦闷：“五一、十一、双十一，琳达，你爹妈什么时候能给咱打打折啊？”

方栋梁又敬唐千贝：“什么‘男孩儿女孩儿一样好’，那是官话。唐千贝，你可一定要生女孩儿。一样是Fu资产，女孩儿是富裕的富，男孩儿是负数的负。中国几千年男尊女卑的陋习，被这房地产一掰就掰过来了呢。”

佟铮大口吃肉：“房地产本无罪，有罪的是人。有多少人盲目买房？你有，我也得有，而且要比你的更大、更好；又有多少人不自量力地买房？房奴就是自己奴役自己的奴隶，是自作自受，不值得拯救；又有多少人是自以为是地买房？我今天花了三百万，你明天花了三百五十万，我就比你占了五十万的便宜。试问，同为受害者，相煎何太急？”

佟铮这番话，让方栋梁拍案叫绝，但对唐千贝和马琳达而言，不过是阵耳边风。马琳达要的是钱，唐千贝要的是举案齐眉，和房不房子的无关。

而自打当天之后，佟铮就再没来过这火锅店，因为接下来，他在烧饼里吃出了一只苍蝇——个头儿硕大，死相完整。

翌日，佟铮忘掉苍蝇，到了上班的点儿，还得上班。一年了，再格格不入，他也拿下了全勤的记录。

人一到齐，科长清清嗓子：“这次副科长的选拔，是民意调查的结果，我们公开唱票，公平、公正！”

一个团体，总会有人带头鼓掌，有人人云亦云，也总会有人置之不理，比如佟铮。佟铮埋头，今日事要今日毕，须争分夺秒。

“林石磊，林石磊，林石磊，钱小茹，林石磊，佟铮，林石磊……”

白板上的“正”字代表了林石磊的压倒性胜利，而佟铮，仅得两票。这一个团体，总会有人阿谀新官，也总会有人雷打不动，又比如佟铮。

科长说：“我们部门的干部选拔，一向是采取工作业绩和民意调查相结合的方式。说到工作业绩，下面我荣幸地宣布，今年我们提供给科技创新的年终供给方案，得到了部门领导的一致肯定……”

佟铮没抬眼，可手上顿了顿。

“这和诸位的加班加点密不可分，尤其是林石磊。林组长构思的点子，可谓是画龙点睛……”

啪。佟铮手上的圆珠笔笔直地弹向空中，接着完美回落。

鸦雀无声。科长后脖子发硬，回手揉了揉：“咳咳，在座的每一位同志，都有发言权，都有啊。”

佟铮一言未发，只给了科长一个“请继续”的手势。

不是每一场会议皆拖泥带水，至少今天这一场不必。林副科长的事一尘埃落定，会便散了，人去楼空。佟铮最后一个走到门口，低头瞟了瞟纸篓里皱巴巴的选票。

佟铮弯腰，随手抓了一把，打开，寥寥数张，便有三赫赫然是他的大名，和白板上他可怜巴巴的两票略带讽刺地对峙着。佟铮松开手，选票飘飘荡荡又落回纸篓中。

科长把新沏的龙井捧到嘴边，才呼呼地吹了两口，佟铮就不请自入了：“科长，给我个解释呗。”

科长被烫了嘴：“小佟啊，年轻，年轻气盛！”

“不年轻了，不然我开会开到半截儿就使用我的发言权了。科长，咱这回的供给方案，是我个人的成果，从规划到可行性，再到预算，没有第二个活物插手。咱们供给科一向年复一年地穿老鞋走老路，这创新概念是我提出来的，结果一扭脸，变他们加班加点的功劳了？他林石磊还画龙点睛了？”

科长板下脸：“佟铮，你这‘小我’的个人英雄主义，万万要不得！你就不想想，你一初来乍到的，你说的话上头的领导会重视？对比之下，由林组长带领的团队所做出来的方案是不是才更有机会被采纳？否则，你的心血注定付诸东流。”

佟铮按捺着道：“有福同享我可以接受，但无名英雄我不做。”

“年轻，心气儿高，我表示理解，绝对理解。不过小佟啊，你在民意调查中，输得是稀里哗啦，即便这供给方案的功劳全归你，你也力挽狂澜不了的。”

佟铮无邪地笑了笑：“我对副科长的头衔没兴趣，不过说到民意调查，我的人缘儿还可以哦。喏，那不是还有两票？”

“没兴趣也好，没机会也罢，大局已定！”茶要没热气儿了，科长挥挥手，撵人。

“也就是说，这军功章我是让定了？”

“孺子可教。这一个‘让’字，真是道尽了咱们中华民族的美德了。”

佟铮一只手掌撑住科长的桌子，除了拇指外的四指，叩着桌面，频率一下比一下低，终于要停下。

佟铮转过头。科长抿了口茶，说道：“小佟啊，你也是有后台的人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你将来步步高升是跑不了的，为人处世，不必太较真儿，不然反倒把路给堵死了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要说坏人，还真没有，同事大刘不是，科长也不是，他们对佟铮的指点，那都是掏心掏肺的。

但不是一家人，就真进不了一家门。佟铮硬生生地顶撞回去：“我不靠后台，就单打独斗，行不通？”

科长被第二口茶呛了一下：“不靠后台？不靠后台你能端上这铁饭碗？面试你都过不了。哈，开什么国际玩笑！”

佟铮的手重新撑到科长的桌子上，四指重叩桌面，且敲击速度缓缓加快。

科长打开了话匣子：“说到你的后台，那个……那个唐什么国的，是你老丈人不是？呵呵，这都一年了，还被我们当笑话讲呢。他都六十的人了，干了一辈子，手里丁点儿钱、权没有，就觑着一张二皮脸求爷爷告奶奶，到了是把你安排进来了。哎？他压轴的好戏你晓不晓得？从美国给领导寄回来一箱鱼肝油，说什么这鱼肝油是专供白宫的，哈哈，可别说专供白宫了，就算是专供皇宫的，你也不能寄过期的回来吧？”

科长笑得浊泪横流。他抹了抹脸：“所以说，你为什么能进来？那是上头怕自己再不松口，被你老丈人玩儿出人命啊。”

唐冠国，佟铮的老丈人，唐千贝她爸，工作往光鲜了说，是就职于驻外使领馆，可往根儿上说，不过是名几十年如一日的小小的机要员。他年满六十了，干了一辈子，中国人、外国人全不认识他，他倒兀自把中国话、外国话学了个“融会贯通”。尖酸的科长对唐冠国的评价，损归损，但不假，论本质，唐冠国的是有那么点自我评价过高，办事不着调。

佟铮的四指叩得像弹《命运交响曲》似的。

科长指了指自己的脑袋：“小佟啊，你确定你老丈人这儿没问题？哈哈。”

科长的得寸进尺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，因为佟铮的四指一停，整个拳头便招呼了过去。科长跌坐在地，挣扎着扒住桌沿露出脑袋：“你、你你你！”

佟铮长腿一跃，翻过桌子，又重重地挥下了第二拳。

科长呼救：“保安！保安！”

佟铮无畏：“剽窃、弄虚作假，你个强盗、小人，放开了喊吧，看看当真相被公之于众，是谁先眨一下眼睛。不过首先，你得向我岳父道歉。”

科长的嘴张了合，合了张，却始终未喊出来。

“道歉！不然你不喊，我喊。”佟铮下了最后通牒。

“对……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

佟铮拎起高科长，将其安置回皮椅上，最后又给高科长续了茶：“老子不伺候了。”

对于唐冠国这个老丈人，佟铮护着归护着，但纯是敬重，无关什么爱恨情仇，这两个大老爷们儿，不易擦出什么火花，且唐冠国常年驻外，两人交集甚少。但更具决定性作用的是，于老丈人之上，一般都还有丈母娘顶着。

佟铮的丈母娘，也就是唐千贝她妈，姓岑，名方方，原名岑芳芳。她天性上进，十六七岁的时候，自作主张将芳芳改为了方方。每每自我介绍的时候，她一张嘴就是“方，是挥斥方遒的方”。

岑方方是国家机关的一个处长，和唐冠国的知足常乐截然不同，岑处长一直自认为可以做到更好。唐千贝赞同，她的理论是：“妈，说您是御姐都埋没您了，女王，您是当仁不让的女王，哪有让女王低就处长之位的？”另外，岑方方的爱好更是与众不同，不是烹饪，不是棋牌，不是血拼，更不是连续剧——开会才是岑方方的最爱。

自打唐千贝怀孕后，岑方方给两家人开了二十七次会了，所有议题可一言概之：唐千贝的月子，到底在哪儿坐？

岑方方的观点是：唐家的条件比佟家好，唐家胜出。

反方的观点是：唐千贝肚子里的那块肉，是佟家的孙子，是唐家的外孙，这一内一外，谁家胜出，那不是不言而喻吗？

至于反方的代表人物，除了佟铮他妈严绣，别无二选。最值得一提的是，两家人全算上，她严绣是月月稳坐薪水榜第一把交椅的杰出人物。严绣是卖保险的，有着汹涌澎湃的吸金欲望，有针扎不穿的厚脸皮，以及和马琳达不分伯仲的嘴皮子。不过，她的厚脸皮和嘴皮子仅限于卖保险，待她褪下套装、白衬衫后，她不过是个执拗的、一口大白话的劳动妇女。

会之所以能开到第二十七次，无非是双方互不相让。

佟铮和唐千贝倒是有个租的窝，但自打唐千贝怀孕后，她为了能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便携佟铮驻扎回了唐家。就在他们回家的那一回合，两家争做“老妈子”，岑方方三下五除二便赢了严绣。至于在那之后的一回合，是两家争夺孙儿的“抚养权”，势必头破血流。

佟铮的铁饭碗是真的砸了，但是悄悄地砸了，一时间没人提及，暂时还成了他和科长两人的小秘密。当天，佟铮和好哥们儿阿庆叙叙旧，就聊到了天黑。天再一亮，又是唐千贝产检的时候了。佟铮首次陪同。

岑方方的上进，不仅局限于她自己，要进步，得全家一块儿进步。唐千贝产检，他佟铮去干吗？排队，拎包，俩人腻腻歪歪？因为这些而请假影响工作，这是因小失大。而今天，佟铮的首次陪同能得到岑方方的首肯，那是有原因的。

佟铮托阿庆在医院找了人，让唐千贝照照，腹中那块肉到底是男是女。

“大夫，我是小董的朋友。”佟铮照着阿庆教的话说着。

“哪个小董？”

“董护士啊。”

“不认识。”

“就董护士啊，说是五大三粗，小眯缝眼儿，长得叫人过目不忘的那个啊。”

“真不认识。”

出师未捷身先死。佟铮致电阿庆：“好一个董护士啊，真是来无影去无踪，我都快给人大夫把画像画出来了，人还是一脑子问号。”阿庆百口莫辩。

随即，严绣致电佟铮：“铮铮啊，照上了吗？”

“照是照上了，不过没照出来。小东西羞羞答答的，不对镜头啊。”佟铮蒙混过关。

小东西是男是女，佟铮和唐千贝不着急知道，严绣也不急，真急的，唯有佟铮的奶奶。老太太的爱好比岑方方的有技术含量：用扑克牌算命，尤其是算生男生女，她研发的独门秘诀，是一算一个准儿。七侄儿八外甥、街坊四邻的都来找老太太算命，老太太从没失过手，偏偏到了自个儿家，算不出来了。唐千贝怀胎十个月，老太太就煎熬了十个月，生生捻旧了三副扑克，老太太也是一天比一天萎靡。

佟铮灵机一动：索性照照，早一天有定数，老太太好早一天挣脱枷锁。

可惜，事儿还就坏在神出鬼没的“董护士”身上了。

出了医院，佟铮和唐千贝走得是步步生辉。唐千贝高挑，神气，几年如一日地留着齐肩头，俊得就像《金粉世家》中的冷清秋，纵然马琳达说她唐千贝不美，说她落伍，说她头发枯燥，她唐千贝不在乎，只要她自认为美，只要佟铮认为她美，足矣。和唐千贝的高挑相配的，是佟铮的高大。佟铮是真的俊，比那种剑眉星目的多了几分艺术气质，又比那种胡子拉碴、不修边幅的多了点内涵，最迷人的，还数

他的嘴，这是连马琳达都不得不承认的。佟铮幼时，他爸还为他的歪嘴寻访过名医，是严绣这个做妈妈的护着，才没给佟铮动刀动针，后来他的嘴长着长着正了点儿，至今，数不清有多少颗春心为他这张歪嘴而萌动过。

佟铮和唐千贝走路鲜有勾肩搭背、搂搂抱抱的时候，两人都认为那不大气。

唐千贝屁股一拧，坐上佟铮花哨的面包车，她那身姿和坐上劳斯莱斯没什么区别。在这点上，唐千贝随了唐冠国——知足。

“回去你怎么说？”佟铮发动了车子。

“就说没照出来啊，照了个大后背，那谁看得出来有没有小JJ啊。”唐千贝对答如流。

这便又是两人的默契了。再小的事，也不能承认是自个儿办事不力。

唐千贝感慨：“也真邪门了，连网上以准闻名的判断生男生女的二十条准则，到我这儿都是不偏不向，一边儿十条。”

佟铮抢白：“那也能叫准？有一条尤其荒谬，怎么说的来着？‘打开冰箱，如果冰箱里的鸡蛋数是双数，就是男孩儿，如果是单数，就是女孩儿。’哦，合着生男生女不在于男方，在于鸡啊？”

唐千贝咯咯地笑。

这一天的后半天，佟铮又是在外头耗过去的。送佛不送上楼，佟铮把唐千贝送到楼下，他趴在车窗上，目送唐千贝丰满的背影离开。

唐千贝回头：“还不走？”

“这不是对你恋恋不舍吗？”

“拉倒，我看你是欲言又止吧？有事？”唐千贝的感觉是相当敏锐的。

“吃糖葫芦吗？下班我给你捎回来。”佟铮发动了车子。

周日，岑方方又要开会，第二十八次了。

关上卧房房门，唐千贝和佟铮先开了个小会。唐千贝说得头头是道：“我这说生就生了，咱们俩妈这会儿看我都不带看脸的，光看肚子，是巴不得我做仰卧起坐，麻利地把这孩子给挤出来。所以，在哪儿坐月子，由谁带孩子的问题，今天是非得解决了。”

“所以？”

“所以……”唐千贝哭丧了脸，“没所以。佟铮，我这俩眼突突地跳，必是有一个跳灾呢啊。”

周末，是严绣的黄金时段，她穿着藏蓝套装、白衬衫，是直接从公司过来唐家的。唐家住的房子，是岑方方单位分的，房本上写的是岑方方的名字，所以岑方方也管这儿叫“我们岑家”。

佟铮的爸爸病逝了，得的是一种男性罕得的病——乳腺癌。说来也神乎其神，那阵子，佟奶奶算命算出来说佟家将有疾，不久后，佟爸爸确诊了。佟奶奶哭天抢地的同时，恨死了严绣，佟奶奶说这乳腺癌是女人的病，是佟爸爸顶替了严绣，“救”了严绣。

也是打那儿以后，严绣卖上了保险，是她还了佟爸爸治病时所欠下的累累负债，是她供佟铮上完大学，无条件支持他的爱好，给他买了相机，买镜头……买了无数个镜头……是她侍奉佟奶奶月月穿新衣，顿顿有肉吃。说来谁也不是天生就硬气，严绣那也是被逼出来的。

至于唐冠国，这会儿人在美国，要通过电话参会。等着唐冠国打来电话时，严绣想先热络热络气氛：“亲家公这国际长途，一分钟得多少钱啊？”

“这您就别操心了，我爸他周游列国，国际长途打得比市话还多，多少钱我们也不当钱了。”唐千贝抢答。

婚后，唐千贝和婆婆从没红过脸，严绣性子没棱角，心眼儿大，比岑方方随和太多，唐千贝甚至认为，婆婆比妈妈更亲切。

“那亲家公是不是用的公家电话啊？”严绣心直口快。

唐千贝扑哧一笑：“您是说，我爸占公家便宜？”

岑方方脸一沉。

唐冠国打来比约好的时间迟了十分钟：“Sorry（对不起），Sorry啊，接了个上头的电话。千贝，你和孩子一切可好？”

面对唐冠国这个好脾气的爸爸，唐千贝的脾气还像个小女孩似的。唐冠国常年驻外，对独生女儿大感内疚，只要唐千贝有求他必应，久而久之，唐千贝便变本加厉。今天不过是迟了区区十分钟，唐千贝便嘟了嘴。

佟铮代为回答：“爸，她们娘儿俩好着呢。”

“佟铮，你妈妈也到了吧？”

严绣立即说：“大哥，我在，我在！”若喊亲家公、亲家母的，太生分。严绣叫了几回，就改口叫大哥、大姐了，两家人亲如一家。

“How are you（你好吗）？亲家母，您可好？”唐冠国不班门弄斧，他的英文，往往是施展在英文不如他的人身上。

严绣的发音有点滑稽：“Good（太棒了），good！大哥，您这要不是公家的电话，咱们就直奔主题吧？能省则省。”

主持会议的，自然是岑方方：“还是千贝在哪儿坐月子的问题……佟铮妈，什么孙子、外孙子的谬论，您提都不要再提了。如今家家都一个孩子，《宪法》第48条第一款也明确指出了男女平等，所以，孙子、外孙子自然也是平等的，奶奶、姥姥那更是没二话，也是平等。能为千贝、为孩子提供最好的休养、生长条件，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
岑方方心平气和，她是有备而来。

唐千贝和佟铮按兵不动。他们是打着鹬蚌相争、渔翁得利的小算盘，两边争得越激烈，越能把孩子给他们带得精益求精，那他们自然越能独善其身。

至于反方严绣，这次也不打无准备之仗：“大姐，可您这八点上班、五点下班的，哪能又顾工作又顾家？您是个领导，肩上的担子重，不能说撂就撂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我一个卖保险的，大不了，这一两个月我不卖了，就巴巴儿地守着千贝和孩子。论条件，是，您这儿的条件是比我那儿强，可咱硬件条件还得结合软件条件不是？我有软件条件……千贝回我那儿坐月子，我会拿出最优质的精神面貌，想她所想，急她所急。”

岑方方一笑，打断了严绣的话：“人手的问题，我是做好了部署的。一、我找了月嫂了，一个月付她八千块，这软件儿也算优质了吧？二……”

终于，唐冠国抢下了话茬：“我！我就是二。”

唐千贝又是扑哧一笑：“爸，不带您这么自贬的啊。”

唐冠国把握机会发言：“千贝，我还有两个月就六十了，我申请了提前退休，提前回国。亲家母，我可是阅读了大量的Book（书），还参加了一系列育儿的Lessons（课程），我这个‘软件’也升级喽。”

岑方方志得意满地点点头：“佟铮妈，这样一来，我们的人手也真了不少了吧？”

一时间，严绣败阵。

她没了丈夫，只有个魔怔了的婆婆，儿子翅膀硬了，是人家的丈夫，人家的女婿，严绣的孤苦伶仃，那是彻头彻尾的。她可以卖一百年的命，挣一百年的钱，为这个家鞠躬尽瘁，但福分，那是一定要享享的。若说这宛如天使的小生命，是别人家的锦上添花，但对严绣来说，更像是救命稻草。

严绣埋下头说：“我们佟家的苗是一定要长在我们佟家地里的，别人家的地再肥……也不去。”

严绣声小归声小，但这话是颗重磅炸弹，它代表着严绣的强硬，她开始不讲道理了。而古人云，没道理的怕有道理的，有道理的怕不讲道理的。

岑方方被气着了：“不可理喻……您、您这是冥顽不灵！”

“妈。”佟铮这一声妈，阻止的是岑方方。剑拔弩张的气氛中，他不能忤逆丈母娘，更不能不帮亲妈，“妈，这件事，还是由我和千贝决定吧。”

“由你和千贝决定？”岑方方不疾不徐地道，“等什么时候你买了房子，能不用我庇护、接济，能不活在我的羽翼之下了，到那时候，再由你们做决定吧。”

唐千贝一震：房子？

唐千贝嫁给佟铮时，严绣表过态，要把佟家的房子卖了，给佟铮和唐千贝买新房，她带着奶奶，租个能落脚的地方，即可。佟铮则说，先租房过渡过渡，房子一